

從四聖諦到四弘誓願

——論大小乘佛教融和的開展

星雲

國際佛光會世界總會會長、佛光山開山宗長

- 一、四聖諦在佛法裏的重要性
- 二、佛陀對四聖諦的解釋說喻
- 三、大乘佛教四弘誓願的開展
- 四、從四諦義到四弘願的實踐

前言

佛陀證悟的宇宙真理是「苦、集、滅、道」，由苦、集、滅、道而展開廣大無邊的佛法。然而這只是佛陀就真理的本體而設定的義理層次，經過了世間的實踐，就發展成爲「四弘誓願」：

- 所謂苦諦，因為眾生多苦，所以發願「眾生無邊誓願度」；
- 所謂集諦，因為苦由業集，所以發願「煩惱無盡誓願斷」；
- 所謂道諦，為令眾生向道，所以發願「法門無量誓願學」；
- 所謂滅諦，為使眾生證果，所以發願「佛道無上誓願成」。

佛陀當初在菩提樹下靜思冥想，發現了宇宙人生世間和出世間真理的次第——苦集滅道，而對世間廣爲宣說。所謂最初的「三轉法輪」，第一次爲「示相轉」，是將四聖諦的內容定義加以解說，內容爲：

- 此是苦，逼迫性；此是集，招感性；
- 此是滅，可證性；此是道，可修性。

第二次為「勸修轉」，是勸導弟子修持四聖諦的法門，以斷除煩惱，獲得解脫。內容為：

此是苦，汝應知；此是集，汝應斷；
此是滅，汝應證；此是道，汝應修。

第三次為「作證轉」，是佛陀告訴弟子，自己已經證悟四聖諦，勉勵弟子們只要勇猛精進，必能一樣證悟四聖諦。內容為：

此是苦，我已知；此是集，我已斷；
此是滅，我已證；此是道，我已修。

苦、集二諦是迷界的世間因果，集是因，苦為果；滅、道二諦是悟界的出世間因果，道是因，滅為果。

苦集滅道「四聖諦」用來講說，這是每一個佛弟子都可以朗朗上口，但是若要實踐此一佛法的真理，就必須透過「四弘誓願」的「願門」實踐，而能到達廣大菩薩道的六度萬行之「行門」。因此，大乘佛教的四弘誓願，可以說主要就是替佛陀把過去所說的四聖諦義理佛法，落實在實踐、修行上，這就是佛教在時空發展中，漸次圓滿。

從「四聖諦」的佛教義理，進而到行動的、實證的「四弘誓願」，說明佛陀說法有其時代性與連貫性，甚至還有發展性，它可以在系統中貫穿起來，所以佛法才超越歷史時空。甚至現在有佛教徒研修、規劃為大乘佛法、小乘佛法，彼此也是相互貫通，是一而不二的，這正是本文所以提出的主旨所在。

一、四聖諦在佛法裏的重要性

四聖諦是一切佛法的綱要，佛陀最初在菩提樹下證悟的內容，是宇宙緣起的真理，只是緣起法則深奧難解，佛陀恐怕驟然宣說，將使尚未起信的眾生望而生畏，所以在初轉法輪時，

佛陀再三以「四聖諦」來說明眾生生死流轉及解脫之道的緣起道理，進而激發眾生厭苦修道的決心，目的就是要使眾生「知苦、斷集、修道、證滅。」

四聖諦不但是佛陀初轉法輪時所說，佛陀在臨涅槃時，又對諸弟子說：「汝等若於苦等四諦，有所疑者，可疾問之，無得懷疑而不求決也。」當時佛陀連說三次，眾皆無疑，也無問者，唯有阿那律知曉佛陀的心意，又將佛陀的語言重說一次：「日可令冷，月可令熱；佛說四諦，不可令異。」(《佛遺教經》)

從佛陀一再強調四聖諦的事實來看，可見在佛陀的一代時教中，對四聖諦的闡揚是自始至終的，以及此中真理的不可變異。尤其，在初轉法輪中，佛陀更三度演說四聖諦的妙義，稱為「三轉十二相」。(如前言所述)四聖諦的重要，由此可見。

四聖諦的內容一如治病的過程：苦，如人患病；集，生病的原因；道，如治病的藥方；滅，如病已痊癒(《瑜伽師地論》)。吾人學佛，正是為了斷除貪、瞋、癡等種種煩惱，而趣向涅槃的境界，所以四聖諦是從迷的世間，到悟的世界；是從苦集的束縛而趨向滅道的解脫之路。正如《中論疏》說：「四諦是迷悟之本，迷之則六道紛然，悟之則有三乘賢聖。」

四聖諦說明了宇宙人生的關係：人生居住的宇宙稱為世間，世間是由「苦集」所構成；如果要超脫苦集，通往出世間的法界，則要「滅道」互通。

四聖諦與十二緣起、三法印構成了佛教教義的三大綱領，名稱雖然不同，意義卻是相通的：十二緣起的主要內容是三法印的思想基礎，而四聖諦則是緣起思想的具體型態，三者都是初期佛陀的根本思想，以後的經論，莫不由此開展出來。因此，我們將四聖諦、十二緣起、三法印，稱為佛教的根本佛法。

在諸經論中，佛陀一直非常強調四諦的重要性，例如：

今說有八難，佛法之要行；一難猶尚劇，如板浮大海。雖當離一難，然可有此理；設離一四諦，永離於正道(《增壹阿含經卷第三十·八難品第四十二之四一五》)

爾時，佛告諸比丘：如人擲杖於虛空中，尋即還墮，或根著地，或腹著地，或頭著地。如是沙門、婆羅門於此苦聖諦不如實知，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不如實知，當知是沙門、婆羅門或墮地獄、或墮畜生、或墮餓鬼。是故比丘，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當勤方便，學無間等。(《雜阿含經》卷十六)

佛告比丘：其諸眾生於苦聖諦如實知者，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者，如我手中所執土石；其諸眾生於苦聖諦不如實知，於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不如實知者，如彼雪山土石，其數無量。是故比丘，於四聖諦未無間等者，當勤方便，起增上欲，學無間等。（《雜阿含經》卷十六）

此外，佛陀在波羅奈鹿野苑中，說明世間如果沒有四諦法，則如日隱月沒，將是一片黑暗；有了四諦，世間就有了光明。（《雜阿含經》卷十五）

佛陀亦曾告諸比丘，對四諦義不如實知者，則容易受外境的影響，做不得自己的主人；正如小綿丸隨風飄搖，去向無方，所以對於四諦要如實知解行證。（《雜阿含經》卷十五）

在《菩薩瓔珞經》中，佛陀則把四聖諦的重要喻為火炬，它能夠破除十二緣起中的根本無明；常念一切法無常，就可以去除煩惱的束縛了。

甚至，佛陀在《四分律卷三十二·受戒撻度》中說：「若我不修此四聖諦，三轉十二行，如實而不知者，我今不成無上正真道。」佛陀因了悟四聖諦法而成就佛道，所以佛陀告訴弟子：「我於四聖諦三轉十二行，如實而知，我今成無上正真道。」（《四分律卷三十二·受戒撻度》）「此義饒益、法饒益、梵行饒益、正智、正覺、正向涅槃。」（《雜阿含經》卷十六）可見若無四聖諦，則無三寶應世。

綜上所述，可見四聖諦在整個佛陀一代時教中，它佔有最高、最勝的地位。正如《中阿含卷三十·舍梨子相應品象跡喻經》說：「無量善法，彼一切法皆四聖諦所攝，來入四聖諦中；謂四聖諦於一切法，最為第一。」

因為四聖諦是整個佛教的綜合，它的特點，有以下四點：

（一）**四聖諦是佛教的真理** 世間和出世間的一切佛法，都需要從真理展開。例如：人生是苦，這是實相；即使人生也有快樂，但快樂也有「無常」之苦，這是必然的道理。生命有業集的煩惱，即使天上人間、成聖成賢，都必有業感緣起，這也是真理。因為世間一切都離不開因緣果報；因緣果報的真理更把人生的關係解釋得透徹無比。這些真理都是不共世間的宗教，而是佛教所獨有的。

苦集雖說是世間的因果，但是這也並不可怕，因為有出世間的道諦和滅諦，可以讓苦集消滅，例如以八正道修行，便能夠滅除苦集，而到達理想的、圓滿的涅槃世界。

因此，四聖諦也可以說是佛教真理的原則，因為世間的道理，可以說都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但佛教的真理是需要有理則的。真理的原則就是要有普遍性、必然性、平等性、恒常性，例如佛教講一切行無常；無常便具備有普遍性、必然性、平等性、恒常性的條件。其它諸如空性、緣起、業力、因果等根本教理，都同樣合乎這許多理則。尤其四聖諦更是具備這許多的理則，儘管世間變遷、人事興亡，四聖諦是不可更異；四聖諦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真理，所有的經論道理，必不出這四聖諦的範圍。

(二) 四聖諦是佛教的聖典 佛教的聖典很多，藏經有所謂阿含部、法華部、本緣部、經集部、瑜伽部、大集部、論集部、寶積部、中觀部、律部、般若部等，不管千經萬論，都是以四聖諦為依歸。

四聖諦雖屬原始佛教的根本法義，後來佛教發展成為戒定慧的三學，進而經律論的三藏，都是從四聖諦開展而來，因此，可以說，沒有四聖諦，就沒有所謂的佛法聖典。如《中論》說：

若一切世間皆空無所有者，即應無生無滅；以無生無滅故，則無四聖諦。何以故？從集諦生苦諦，集諦是因，苦諦是果；滅苦集諦名為滅諦，能至滅諦名為道諦，道諦是因，滅諦是果。如是四諦有因有果，若無生無滅，則無四諦。四諦無故，則無見苦、斷集、證滅、修道。……又四聖諦無故，法寶亦無。(《中論卷四·觀四諦品第二十四》)

因此，佛教聖典的內容雖有三法印、十二因緣、空性緣起、平等中道等眾家學說、諸派義理，但總說四聖諦不但是聖典中的聖典，而且是最早的聖典，一切法因四聖諦而有，若無四聖諦，則一切法不成。

(三) 四聖諦是佛教的綱目 儒家有所謂「四維八德、三綱五常」；「苦集滅道」就是佛教的綱目。今天在全世界所流傳中國大乘八宗的佛教，泰、錫、緬的部派佛教，乃至藏傳的各種佛教，都不能不依四聖諦作為綱目；因為三藏十二部演繹出來的佛法經義，都是用四聖諦做為這許多法義的綱目，因此只要你懂得四聖諦，只要你講說四聖諦，只要你修行四聖諦，你就可以說是懂得佛法了。

講到佛法，光是佛法概論就有數十種之多，但是那一種佛法概論能離開四聖諦呢？現代佛教的初學者，都應該從四聖諦開始研究，因為掌握了四聖諦，也就知道佛法的根本了，接著再學習以後的枝枝葉葉，當然也就不為難了。

佛陀在很多的法會中，重複又重複的宣說四諦法，說明四聖諦對人生的關係，至為重要。甚至有一次佛陀的腳趾為木刺所傷，阿闍世王等大驚，於是佛陀就說四聖諦的真理，以慰大眾的悲傷之情。

(四) **四聖諦是佛教的標誌** 現在的學校、社團，都有標誌，甚至國家有國旗，基督教也有十字架；佛教的標誌就是法輪，法輪就是從四聖諦「三轉法輪」而來。

佛教從印度發源、傳播，雖然遍佈世界各地；隨著各地的風俗習慣、語言文化不同，又展開各種適合當地的佛教。但是，儘管各地對法義的解釋或許有所不同，甚至對佛陀的認知也有相異；然而對於以法輪、四聖諦作為佛教的標誌，全世界佛教徒應無異議。

現在的世界佛教徒友誼會，以五色旗作為教旗，意謂五乘共法；即使是五乘共法，也是以四諦做為基本的中心佛法。

有人說，佛教沒有總部，太過自由、紛歧，經常有滿瓶不動半瓶搖的佛子，各說各話，違背聖意，失去了佛教本身的面目；佛教如果要想統合，今後應該再對四諦「三轉法輪」，藉此統一世界的佛教，希望有識之士，朝此目標努力。

二、佛陀對四聖諦的解釋說喻

如上所述，四諦是佛陀成道之後，於鹿野苑為五比丘初轉法輪所說，為佛教中南北傳的佛教、漢藏傳的佛教所共遵的基本教義，彼此共同認為這是世間、出世間的唯一解脫之道。後世諸佛弟子雖認為四聖諦為聲聞、緣覺之法，意思就是貶四聖諦為小乘法，其實大乘經典中亦多有四諦之論，如《勝鬘經》、《大般涅槃經》等，不僅附有大乘之解釋，並對四諦之深義更有所發揮。

四聖諦即指苦、集、滅、道四種正確無誤的真理。在《增一阿含經卷十六·四諦品第二十五》中，佛陀告訴弟子：

所謂苦諦者：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憂悲惱苦、怨憎會苦、恩愛別離苦、所欲不得苦。取要言之，五盛陰苦，是謂名為苦諦。……所謂習諦者：愛與欲相應，心恒染著，是謂名為苦習諦。……所謂盡諦者，欲愛永盡無餘，不復更造，是謂名為苦盡諦。……所謂苦出要諦者，謂賢聖八品道，所謂正見、正思、正語、正行、正命、正方便、正念、正三昧，是謂名為苦出要諦。

四諦的「諦」，就是真理；包含有審察、真實不虛的意思。此四者皆真實不虛，故稱四諦、四真諦；又此四者為聖者所知見，故又稱四聖諦。

四聖諦大體上乃佛教用以解釋宇宙現象的歸納。其中，「苦」與「集」表示迷妄世界之果與因，而「滅」與「道」表示證悟世界之果與因；即世間有漏之果為苦諦，世間有漏之因為集諦，出世無漏之果為滅諦，出世無漏之因為道諦。

若依因果的順序來說，四聖諦應該是集、苦、道、滅，何以佛陀要先說果，後說因？這是因為眾生的根性，「果」易明而「因」難曉，為了方便化導，因此佛陀不得不先明示苦相，令眾生起厭離之心，再示業因，使之斷集；繼而示以涅槃樂相，令其欣慕，然後再說修道之法，令其行持。

四諦之義，綜合《阿含經》、《大毘婆沙論》、《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等諸經論所說，就是：

(一) 苦諦

苦，泛指逼迫身心苦惱的狀態。苦諦即在說明生死輪轉的實相是苦的真諦，說明人生實相本來是苦的道理。

根據經典的說法，苦有二苦、三苦、四苦、八苦、八萬四千乃至無量無數的苦；若依現代人的生活體驗，用現代人的語言來說，苦大致可分為：我與人的關係不調和（譬如愛別離苦、怨憎會苦）、我與身的關係不調和（譬如老、病、死苦）、我與心的關係不調和（譬如貪瞋愚癡苦）、我與物的關係不調和（譬如居住的空間窄小、不能稱心如意、所求不得等苦）、我與事的關係不調和（譬如失業、落榜）、我與社會的關係不調和（譬如治安不好、經濟蕭條）、我與自然的關係不調和（譬如氣候寒熱不適苦）、我與境界的關係不調和（譬如稱、譏、毀、譽、利、衰、苦、樂）等，正是所謂「天長地久有時盡，人間之苦無盡期」。

不管世間充滿多少苦，其實佛教之所以講苦，目的是為了讓我們知道苦的實相，進一步去尋找滅苦的方法。因此，了解苦的存在，只是一個過程；如何離苦得樂，獲得解脫，才是佛教講苦的最終目的。

(二) 集諦

集，積聚、招感的意思；集諦就是指形成痛苦的原因。根據《成唯識論》卷八說：「生死相續，由惑業苦。」眾生由於無明、貪愛、瞋恚等煩惱的驅使(惑)，而積集種種惡業(業)，然後依照種種業報而招致種種苦果(苦)。如此一來，惑(煩惱)、業(行為)、苦(苦果)輾轉相因，

循環不息，就形成有情無量劫以來的生死輪迴。因此，煩惱能招感業力，引發未來的生死果報，具有「發業潤生」的功用。

由於煩惱是迷惑自性的魔障，它能障蔽、遮蓋眾生的真如佛性，所以又稱「障」、「蓋」；它盤纏在眾生心中，像是重重絞繞的繩索，所以又稱「結」、「纏」；它繫縛眾生的身心，令不得自在，所以又稱「繫」、「縛」；它像污垢，因能污染眾生的心性，所以也叫做「垢」；它如洪水，能使善品流失，所以又稱「瀑流」；它驅使眾生流轉於生死之中，所以又稱「使」；它能牽制眾生，令不得出離生死，故又稱「軛」；眾生的煩惱交絡繁茂，有如茂密的森林，所以又稱「稠林」；眾生因為煩惱，常由眼等六根門頭漏泄過患，所以又稱「漏」；潛在的煩惱隨逐眾生，眠伏在深層的意識裡，以極微細的活動狀態，在不知不覺中擾亂眾生身心，所以又稱「隨眠」；煩惱又如塵埃，能染污吾人之心性，所以又稱「塵勞」；煩惱本非心性固有之物，乃因迷理而起，所以又稱「客塵」。

此外，煩惱又有火燄、毒箭、虎狼、險坑等譬喻。吾人如果想從煩惱痛苦的深淵中解脫出來，首先要滅除集苦的原因，不再造作新的苦業；所謂「隨緣消舊業，切莫造新殃」，如此則快樂的人生也就離我們不遠了。因此，徹底瞭解造成痛苦的原因——集諦，這是追求幸福不可忽視的要務。

(三) 滅諦

滅，即寂滅，是指滅盡貪、瞋、痴等無明煩惱，而顯現出清淨的真如體性，也就是「涅槃」的異名。

《大乘義章》卷十八說：「梵語涅槃，華言為滅。」《華嚴大疏》卷五十二說：「音譯涅槃，正名為滅。」

涅槃是修道者在知苦斷集後，由修道所證得的解脫境界。它是滅除了煩惱、痛苦、人我、是非、差別、障礙等種種的癡迷，而獲得的一種境我一如，超越生死，自由自在，光明幸福的圓滿境界。

具體而言，涅槃的境界是：

1. 無生的境界：涅槃已沒有生死、變異，是個不生不滅的境界。固然不生有漏雜染的煩惱，也不起無漏清淨的涅槃想，是個染淨俱捐，境我皆泯，無生法忍的絕對世界。

2. 無住的境界：涅槃之後無處不在，在清淨心裡，在法性之中，在真如佛性內，在萬里虛空裡。證得涅槃之後，這個法身如如不動，住在蕩蕩涅槃城。所謂涅槃城就是「無邊風月眼中眼，不盡乾坤燈外燈；柳暗花明千萬戶，敲門處處有人應」的氣象。

3. 無我的境界：真正的涅槃，是打破我執，到達無我的大自在，再從無我中建立真我；所謂「無情之情是真情，無我之我是真我」，因此涅槃後的我才是真正的我。

4. 無得的境界：涅槃的境界是我們心靈上永恆的樂土，裡面充滿法樂，有完全的平靜，有至高的妙樂，有永恆的幸福，有福慧的完成，有究竟的解脫，有永恆的自我，有真實的世界；因為這一切都是從「無得而得」、「無有而無」。

涅槃的芬芳至樂，是人人可以證得、時時可以體悟的。涅槃是止滅一切痛苦聚集的究極理想境地，吾人若能審查斷除苦的根本——欲愛，則得苦滅；一旦苦滅集斷，自可入於涅槃之境界。

(四) 道諦

道，是通達的意思，能通至涅槃，故名爲道。道諦就是指從痛苦的此岸到達涅槃的彼岸所必經的道路，也就是證得涅槃的正道，一般指佛陀初轉法輪時所開示的八正道。

八正道就是：

1. 正見：正當的見解——正見因緣果報、正見善惡業力、
正見無常苦空、正見空有不二。
2. 正思：正當的思想——觀身不淨、觀受是苦、
觀心無常、觀法無我。
3. 正語：正當的語言——真實的語言、慈悲的語言、
讚歎的語言、利行的語言。
4. 正業：正當的行爲——不亂殺生、不亂偷盜、
不亂邪淫、不亂吸毒。
5. 正命：正當的生活——合理的經濟生活、利人的道德生活、
和諧的社會生活、淨化的感情生活。
6. 正勤：正當的努力——未生善令生起、已生善令增長、
未生惡令不生、已生惡令斷除。
7. 正念：正當的意念——對三寶不壞信仰、對緣起不執非他、
對因果不生謬見、對生死不起迷惑。

8. 正定：正當的禪定——五停心觀的禪定、六妙法門的禪定、三業調和的禪定、九住心定的禪定。

總之，苦諦，是以智慧觀察出這個世界是充滿痛苦的火宅；集諦，是以智慧徹悟煩惱與造業是形成生死痛苦的原因；滅諦，是透過智慧，證得真如自性，究竟解脫生死的涅槃；道諦，是達到究竟涅槃的方法。

關於四聖諦的解釋，真是百家齊鳴、萬眾宣說。佛陀在《華嚴經》中更把四聖諦分爲各種世界的四聖諦，如娑婆世界、密訓世界、最勝世界等，舉出四聖諦的同義異名，今略舉如下：

1. 在娑婆世界中

苦聖諦又名罪、逼迫、變異、攀緣、聚、刺、依根、虛誑、癰瘡處、愚夫行。

集聖諦又名繫縛、滅壞、愛著義、妄覺念、趣入、決定、網、戲論、隨行、顛倒根。

滅聖諦又名無諍、離塵、寂靜、無相、無沒、無自性、無障礙、滅、體真實、住自性。

道聖諦又名一乘、趣寂、導引、究竟無分別、平等、捨擔、無所趣、隨聖意、仙人行、十藏。

2. 在密訓世界中

苦聖諦又名營求根、不出離、繫縛本、作所不應作、普鬥諍、分析悉無力、作所依、極苦、躁動。

集聖諦又名順生死、染著、燒然、流轉、敗壞根、續諸有、惡行、愛著、病源、分數。

滅聖諦又名第一義、出離、可讚歎、安隱、善入處、調伏、無罪、離貪、決定。

道聖諦又名猛將、上行、超出、有方便、平等眼、離邊、了悟、攝取、最勝眼、觀方。

3. 在最勝世界中

苦聖諦又名恐怖、分段、可厭惡、須承事、變異、招引怨、能欺奪、難共事、妄分別、有勢力。

集聖諦又名敗壞、癡根、大怨、利刀、滅味、仇對、非己物、惡導引、增黑闇、壞善利。

滅聖諦又名大義、饒益、義中義、無量、所應見、離分別、最上調伏、常平等、可同住、無爲。

道聖諦又名能燒然、最上品、決定、無能破、深方便、出離、不下劣、通達、解脫性、能度脫。

4. 在離垢世界中

苦聖諦又名悔恨、資待、展轉、住城、一味、非法、居宅、妄著處、虛妄見、無有數。

集聖諦又名無實物、但有語、非潔白、生地、執取、鄙賤、增長、重擔、能生、羸獷。

滅聖諦又名無等等、普除盡、離垢、最勝根、無資待、滅惑、最上、畢竟、破印。

道聖諦又名堅固物、方便分、解脫本、本性實、不可毀、最清淨、諸有邊、淨分別。

5. 在豐溢世界中

苦聖諦又名愛染處、險害根、積集成、差別根、增長、生滅、障礙、刀劍本。

集聖諦又名可惡、無盡、不可愛、羸鄙物、愛著、器、動。

滅聖諦又名相續斷、開顯、無文字、無所修、無所見、無所作、寂滅、已燒盡、捨重擔、已除壞。

道聖諦又名寂滅行、出離行、勤修證、安隱去、無量壽、善了知、究竟道、難修習、至彼岸。

6. 在攝取世界中

苦聖諦又名能劫奪、非善友、多恐怖、種種戲論、地獄性、非實義、貪欲擔、深重根、隨心轉、根本空。

集聖諦又名貪著、惡成辦、過惡、速疾、能執取、想、有果、無可說、無可取、流轉。

滅聖諦又名不退轉、離言說、無相狀、可欣樂、堅固、上妙、離癡、滅盡、遠惡、出離。

道聖諦又名離言、無諍、教導、善迴向、大善巧、差別方便、如虛空、寂靜行、能了義。

7. 在饒益世界中

苦聖諦又名重擔、不堅、如賊、老死、愛所成、流轉、疲勞、惡相狀、生長、利刀。

集聖諦又名敗壞、渾濁、退失、無力、喪失、乖違、不和合、所作、取、意欲。

滅聖諦又名出獄、真實、離難、覆護、離惡、隨順、根本、捨因、無為、無相續。

道聖諦又名達無所有、一切印、三昧藏、得光明、不退法、能盡有、廣大路、能調伏、有安隱、不流轉根。

8. 在鮮少世界中

苦聖諦又名險樂欲、繫縛處、邪行、隨受、無慚恥、貪欲根、常破壞、炬火性、多憂惱。

集聖諦又名廣地、能趣、遠慧、留難、恐怖、放逸、攝取、著處、宅主、連縛。

滅聖諦又名充滿、不死、無我、無自性、分別盡、安樂住、無限量、斷流轉、絕行處、不二。

道聖諦又名大光明、演說海、揀擇義、和合法、離取著、斷相續、廣大路、平等因、淨方便、最勝見。

9. 在歡喜世界中

苦聖諦又名流轉、出生、染著、重擔、差別、惡舍宅、苦惱性。

集聖諦又名地、方便、非時、非實法、無底、攝取、離戒、煩惱法、狹劣見、垢聚。

滅聖諦又名破依止、不放逸、真實、平等、善淨、無病、無曲、無相、自在、無生。

道聖諦又名入勝界、斷集、超等類、廣大性、分別盡、神力道、眾方便、正念行、常寂路、攝解脫。

10. 在關鑰世界中

苦聖諦又名敗壞相、如坏器、我所成、諸趣身、數流轉、眾惡門、性苦、可棄捨、無味。

集聖諦又名行、憤毒、和合、受支、我心、雜毒、虛稱、乖違、熱惱、驚駭。

滅聖諦又名無積集、不可得、妙藥、不可壞、無著、無量、廣大、覺分、離染、無障礙。

道聖諦又名安隱行、離欲、究竟實、入義、性究竟、淨現、攝念、趣解脫、救濟、勝行。

11. 在振音世界中

苦聖諦又名世間、傲慢、染著性、駛流、不可樂、覆藏、速滅、難調。

集聖諦又名須制伏、心趣、能縛、隨念起、共和合、分別、飄動。

滅聖諦又名無依處、不可取、轉還、離諍、善淨、無盡、廣博、無等價。

道聖諦又名能摧敵、了知印、能入性、難敵對、無限義、能入智、和合道、恆不動、殊勝義。（《大方廣佛華嚴經·四聖諦品第八》）

佛陀說法，爲了給聽者容易接受，除了「三轉」說法以外，又經常例舉許多譬喻，例如《法華經》中的藥草喻、窮子喻等，被視爲是最優美的佛教文學；甚至在十二部經中，有一部即名爲「譬喻」。

佛陀對四聖諦也有許多的譬喻，例如《大寶積經》中，佛陀將苦諦「喻如怨賊，如癱如箭，如獄閉繫，如器壞敗，是不自在，即是無我。」在《四諦論》中，更對四諦作了諸多的譬喻，例如：

1. 苦如病，
集如病因，
滅如無病，
道如治病藥。

2. 苦如火，
集如薪，
滅如火盡，
道如火盡因。

3. 似怨名苦，
結恨名集，
除結恨名滅，
能除因名道。

4. 似衣名苦，
似塵名集，
塵淨名滅，
淨因名道。

5. 苦如債，
集如貧，
滅如離貧，
道如財物。

6. 苦如燒熱，
集如燒熱因，
滅如清涼，
道如涼具。

7. 苦毒發，
集諦如毒，
滅如離毒，
道如阿伽陀。

此外，佛陀看「世間凡夫，雖為取陰所害，猶起依著；如依怨家，謬為親友。依所安愛名集，因此安愛，住三有獄，不求出離；譬如狂囚。」所以，佛陀不厭其煩的一再對四聖諦作種種的解釋、譬喻，目的就是要吾等凡夫：「苦應知，集應除，滅應得；為此三事故，修聖道。」（《四諦論》）

三、大乘佛教四弘誓願的開展

佛法不只以苦集滅道來解釋宇宙人生的現象，佛法最主要的是要解決宇宙人生的問題，所以光是說明苦集滅道的真理，這是不夠的，必須還要有願力、修行、實踐，這正如四聖諦的內容——要斷集、除苦；要修道、入滅，從而到達人生的解脫之境。因此，從四聖諦延伸而開展四弘誓願、六度行門，就是提供了人生解脫的方便。

說到四弘誓願，就是一個菩提心願！因為菩薩發心，一切都是為了眾生，一切都是為了契合真理，一切都是為了證悟圓滿。所以，從四聖諦而到達四弘誓願，這是很自然的程序、很自然的次第、很自然的目標，所以有四弘誓願來補助四聖諦的真理，就顯得更加的圓融、更加的切實了。

因為，當你知道苦，而沒有發願去度苦，又怎能稱為修行，又怎能成為菩薩呢？因為當你知道集，而沒有發願去斷集（煩惱）又怎能入道呢？因為即使你有無量的法門，而沒有修

學，不要說不能成就無上佛道，即使是人間問題，你懵懂無知、不學無術，對正道不能契入，又怎能成就菩薩佛道的滿願呢？

所以，在原始佛教裏，當通達苦集滅道「四聖諦」之後，應該繼續承受「四弘誓願」的啓發、奉行、實踐。

因爲，當無邊的眾生在受苦，尤其在生死苦海裏輪迴、在生死苦海裏沉沒，我怎能不發願度這些沉溺的眾生登上彼岸呢？

因爲，當我看清楚眾生之所以受苦的原因，都是由於煩惱業集纏縛了自己的心靈，我又怎能不發願去爲眾生解除桎梏、消除眾生的業集煩惱，還給他們一個逍遙自在、離苦脫困的人生呢？

當然，要想斷集離苦，不是容易的事情，不但自己要發心立願，斷集離苦，而且要靠他人的願力，帶領我們修道，帶領我們離苦，帶領我們斷集，帶領我們涅槃。

佛法有所謂易行道、難行道，五乘道、大乘佛道；所謂三十七道品：四念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等，我怎能捨棄無上的法門，而不成就無上的佛道呢？

所以，通達、了知四聖諦的真理之後，要學菩薩不捨一法；更要用四聖諦的佛法基礎，再實踐四攝六度的行門，來完成菩薩道的四弘誓願。

誠如省庵大師說：「入道要門，發心爲首；修行急務，立願居先。願立則眾生可度，心發則佛道堪成。」（《勸發菩提心文》）

《大智度論》也說：「作福無願，無所標立；願爲導御，能有所成。譬如銷金，隨師而作，金無定也。」（卷七）同卷又說：「莊嚴佛國事大，獨行功德難以成就，須藉願力方能達成。如牛力雖能挽車，亦須御者方有所至。」

由此可見，入道之由，莫不行願，因爲「果」雖然是由「行」所招感，但是如果沒有「願」力，即使是行，也無法到達所期望的目的。例如，船在海中，沒有方向；人在路上，沒有目標，雖然向前行走，如果沒有行願，何能有到達佛國淨土的希望呢？所以發心立願是成就一切事業的重要助緣與動力。

根據經典記載，過去諸佛莫不由發願而成。如：阿彌陀佛發四十八大願而成就淨土（《無量壽經》卷上）、釋迦牟尼佛發五百大願而成就佛道（《悲華經》卷七）、彌勒菩薩奉行十願而能當來下生（《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藥師如來爲滅除眾生病苦而發十二大願，終於成就琉璃佛國（《藥師如來本願功德經》）等。乃至文殊菩薩十二大願而成就般若智慧（《佛

說文殊師利行經》)、普賢菩薩十大願，願願歸入華嚴願海(《華嚴經》)、觀音菩薩發十大願而能苦海渡生(《法華經》)、地藏菩薩發願「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眾生度盡，方證菩提。」(《地藏經》)等，可見每位菩薩都有無限的誓願，才能完成他們的修行。

諸佛菩薩之願，歸納起來，都離不開四弘誓願。例如普賢十大願：六者請轉法輪、九者恒順眾生，就是「眾生無邊誓願度」；四者懺悔業障，就是「煩惱無盡誓願斷」；五者隨喜功德、八者常隨佛學，就是「法門無量誓願學」；一者禮敬諸佛、二者稱讚如來、三者廣修供養、七者請佛住世、十者普皆回向，就是「佛道無上誓願成」。

四弘誓願是一切菩薩的「總願」，有關四弘誓願的內容與解釋，散見於諸經論，例如：

(一) 根據《六祖壇經》之說，即：

1. 眾生無邊誓願度，意謂菩薩誓願救度一切眾生。
2. 煩惱無盡誓願斷，意謂菩薩誓願斷除一切煩惱。
3. 法門無量誓願學，意謂菩薩誓願學知一切佛法。
4. 佛道無上誓願成，意謂菩薩誓願證得最高菩提。

(二) 《道行般若經》所說的四弘誓願，則有所不同：「諸未度者悉當度之，諸未脫者悉當脫之，諸恐怖者悉當安之，諸未般泥洹者悉皆當令般泥洹。」(《道行般若經卷八·守行品》)

(三) 《法華經》中所學的四弘誓願，與《道行般若經》大致相同，惟所用文字較為簡單，其曰：「未度者令度，未解者令解，未安者令安，未涅槃者令得涅槃。」(《法華經》卷三·藥草喻品)雖然文簡，而意義嚴謹，實有所一致也。

(四) 《菩薩瓔珞本業經》所說的四弘誓願，正是把四聖諦的苦集滅道關連起來，經中說：「所謂四弘誓願，未度苦諦令度苦諦，未解集諦令解集諦，未安道諦令安道諦，未得涅槃令得涅槃。」(《瓔珞經》卷上)由此可知，四弘誓願是為了要讓「苦集滅道」得到一股後加的力量，而能成就佛道。

(五) 《陀羅尼雜集》中又有不同的說法，他說：

1. 心如大地，這是說菩薩的誓願，心如大地，長養眾生道芽善種。
2. 心如橋船，這是說菩薩的誓願，心如橋船，運渡眾生達於彼岸。
3. 心如大海，這是說菩薩的誓願，心如大海，涵育眾生，同得真源。

4. 身如虛空，這是說菩薩的誓願，身如虛空，包容萬物，與諸眾生平等無二，同證法性。
(《陀羅尼雜集》卷三)

(六) 《摩訶止觀》和《六祖壇經》所說類似，亦以：「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知，佛道無上誓願成。」(《摩訶止觀》卷十下)《六祖壇經》為「法門無量誓願學」，《摩訶止觀》為「法門無量誓願知」，兩者只有一字之差，可能只是諸師的用字不同而已。

(七) 密宗的《受菩提心戒儀》裏，說法又不同了：「眾生無邊誓願度，福智無邊誓願集，法門無邊誓願學，如來無邊誓願事，無上菩提誓願成。」成為五句，又稱五大願。當初譯者，心意不同，加出「如來無邊誓願事」，這又是有一番的解釋了。

(八) 日本天台宗所誦持者：「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知，無上菩提誓願證。」日本的佛教傳承自中國的大乘經典，他們遵守譯經的規章，不另加己意，實屬難能可貴。

《楞嚴經》說：「因地不正，果遭迂曲。」發心立願要合於大、正、圓、真，也就是所發的願，不受世間物欲、名位、權勢所誘惑，甚至不管遭遇任何艱難困苦，即使攸關生死，也絕不忘失自己的誓願，一心只為求證無上菩提，只為救渡眾生出離生死洪流，如此發願，才不會偏離正道。

根據《翻譯名義集》說，學佛應發三種心：發大智心、發大悲心、發大願心。這就如《成佛之道》說，行菩薩道應發三種心，即：般若心、大悲心、菩提心。

所謂發心，即依四弘誓願，以菩提心為主，上求佛道，下化眾生。因為：

(一) **眾生無邊誓願度** 所謂「弘法是一家務、利生為事業」，學佛的人，除非甘心做個小乘的自了漢，否則弘法度眾就是我們責無旁貸的使命，因此，只要是大乘行者，都應該發起「眾生無邊誓願度」的大心。

但是，發度生的願心容易，講大話、喊口號也容易，然而能夠在佛前和眾人之前，敢說我要度無邊的眾生，這就很難了。

再說，所謂「度眾生」，並不是說看到眾生挨餓，我就給他飯吃；看到眾生患病，我就給他醫療。只有吃飯、醫療，不能增加智慧，不能了脫生死，這對眾生沒有大益，所以《金剛經》說：「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邊眾生，而實無一眾生可度者。」

這一種度生而不著相，發最勝心、最上心、無顛倒心、無量無邊的發心，才是真正的「眾生無邊誓願度」。

(二) **煩惱無盡誓願斷** 學佛，其實就是在與自己的煩惱魔軍作戰，能夠戰勝煩惱，自然能顯發自己的真如自性，自能趣向佛道；反之，如果連自己的煩惱都無法斷除，而在生死苦海中輪迴不已，更遑論要廣度眾生了。所以學佛首先要健全自己，要誓斷一切煩惱。

所謂「煩惱」，最大的中心主帥就是「我執」；主帥下有貪瞋癡，是各軍的總司令，它所統領的中階幹部，曰「中煩惱」，下面的部卒，就是「隨煩惱」，總計有八萬四千。想想吾人也著實脆弱，只憑一己之力，面對八萬四千的煩惱，若不以大願力支持，稍有不慎，則全軍覆沒，永遠沉淪，可不哀哉。

(三) **法門無量誓願學** 學佛既然要發度眾之心，首先自己要具備各種知識、能力。在古代印度佛教有所謂的「五明」，即：聲明(語言學、聲韻、訓詁、音樂)、工巧明(科技工藝的知識)、醫方明(衛生保健、醫藥的知識)、因明(邏輯推理、論理學)、內明(專心思索五乘因果妙理之學，或表明自家宗旨之學)。

以上五明，涵蓋面雖廣，然而在今天多元化的社會，似乎已不敷所需，這不過是在說明菩薩為度一切眾生，當學一切法門。例如現在的科學、心理學、管理學、資訊學，再再都需要具備。

在《華嚴經》中，一直鼓勵菩薩要廣學多聞，光是今日人間的語言學、考古學，這就叫人心煩意亂，何況佛法裏的經律論三藏、戒定慧三學、各宗各派、各種法門，要不捨一法。所以，今日的學道者，不可排斥他人，不可排斥他法，只要是正派的，都是身上的六根八識，又何必重此輕彼呢？

(四) **佛道無上誓願成** 學佛最終目的是為了成佛，成佛雖然不容易，須經「三祇修福慧，百劫修相好」，方能成就。但是今人一聽到佛道遙遠，須經三大阿僧祇劫，即生退心。這種急功近利，不能有決心、毅力，勇往直前，義無反顧者，確實是不容易到達佛道的目標，所以在《法華經》中，佛陀不得不善巧方便的建設「化城」一座，以接引怯弱的眾生，漸次成就佛道。(〈化城喻品〉)

其實，佛陀當初為了成道，不只是降誕、出家、修道，便能完成；他還必須要經過降魔的階段。所謂外境有聲色貨利的魔魔，內心有貪瞋愚癡的鬼怪；在千生萬死中，難免沒有怯弱的時候。一旦心生退怯，就容易為魔魔鬼怪所擊倒，所以成佛著實不易。然唯其不易，所以難成能成，如此才更加懂得佛道的寶貴。

四、從四諦義到四弘願的實踐

大乘的四弘誓願，即是依苦、集、滅、道四聖諦而發起的深誓弘願。智者大師曾在《摩訶止觀》卷一說明：四聖諦的意義發展，就成為四弘誓願。因為修習苦、集、滅、道四聖諦而發菩提心的大乘菩薩，就要實踐菩薩道，就要以四弘誓願來闡揚四聖諦的真義。

因此《瓔珞經》說：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諷誦四聖諦名者，便能與人作良祐福田。何以故？世尊，此善男子女人，興建弘誓不自為身；欲於空際濟度眾生，皆得至無餘泥洹界而般泥洹。(《成道品第十三》)

從這一段經文中，足可看出四聖諦中已有四弘誓願的義蘊了。

此外，佛陀在《阿含經》中，常以廣、無量、無上來形容，與「四弘誓願」的說法不謀而合。例如：

佛陀開示法要時，說：「我廣為說法，示教利喜已！……汝當受持，廣為人說。」(《長阿含經卷第三·遊行經第二中》)、「我法善說，發露廣布，無有空缺。」(《中阿含經卷第五十四·阿梨吒經第九》)、「諸有比丘、比丘尼修四神足，多廣演其義。」(《增壹阿含經卷第十八》)、「我等常所說法，所謂四諦，以無數方便而觀察此法，分別其義，廣與人演。」(《增壹阿含經》卷第十九)。

弟子聞法則說：「我今聞已，得廣知義。」(《中阿含雙品大空經第十》)；修行則以「已生善法為久住不忘、不退、增長、廣大修習具足故。」(《中阿含·例品例經第十一》)、「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中阿含·例品阿那律陀經第八》)、「極廣極大，不望其報，智者稱譽，善具善趣，善受善持。」(《中阿含·晡利多品持齋經第一》)、「若有信梵志、居士往至眾園，廣施作福，我等自手作福。」(《中阿含·後大品加樓烏陀夷經第一》)、「若受衣被、飲食、床榻、湯藥及若干種諸生活具者，彼所供給，得大福，得大果，得大功德，得大廣報。」(《中阿含·雙品馬邑經第二》)、「比丘但念自饒益及饒益他，饒益多人，愍傷世間，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比丘！如是聰明比丘點慧廣慧」(《中阿含·心品心經第一》)、「比丘廣學多聞，守持不忘，積聚博聞，」(《中阿含·梵志品瞿默目捷連經第四》)、「當觀等正覺，柔軟金色身；不調者能調，廣度海流人」(《雜阿含經》卷第四十四)、「諸上座所說偈、比丘尼所說偈、尸路偈、義品、牟尼偈、修多羅，悉皆廣誦。」(《雜阿含經》卷第四十九)、「故知一切眾生所著、所集，決定解脫、廣解脫、極廣解脫。」(《雜阿含經》卷第四十八)。

「眾生不自覺，如來之言教；常當普惠施，專向真人所。志性以清淨，所獲福倍多；等共分其福，後得大果報。所施今善哉！心向廣福田」(《增壹阿含經》卷第四)、「復有四法，謂四思惟：少思惟、廣思惟、無量思惟、無所有思惟。」(《長阿含經》卷第八)、「慈心廣大，無二無量，無有結恨，遍滿世間。」(《長阿含經》卷第八)等。

佛陀不但一再勉勵弟子要「廣大修習」、「廣施作福」，乃至說到功德、慈心、願力時，則說「無量功德海」、「獲無量福」、「無量眾善」、「修四無量」、「歡喜無量」、「慈心廣大，無二無量」、「無量思惟」、「憂惱無量」、「度人無量」、「無量無限」、「無量聞」、「無量智」、「安隱無量」、「無量心」、「使人悅無量」、「致問無量」、「無量壽」、「受樂無量」、「無量生」、「無量善修」等；以及以「無上法輪」、「無上正真覺」、「佛為無上尊」、「如來無上智」、「求成無上道」、「無上證」、「無上梵行」、「戒無上」、「恭敬無上」、「憶念無上」、「無上士」、「成無上道」、「無上菩提」、「無上清淨」來形容佛法的尊貴等。從以上這些詞意，均可看出《阿含經》中已隱然蘊含大乘的思想。

甚至，《增壹阿含經卷四十二·結禁品第四十六》說「如來有漏盡，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有。」以及《雜阿含經》卷五十說：「諸漏已盡，所作已作，已捨重擔，斷諸有結，正智心善解脫。」

此中，「生死已盡」，就是「眾生無邊誓願度」；

「重擔已捨」，就是「煩惱無盡誓願斷」；

「梵行已立」，就是「法門無量誓願學」；

「所作已辦」，就是「佛道無上誓願成」。

除此之外，在四阿含經中蘊藏四弘誓願之思想的經文，俯拾即是，列舉如下：

(一) 眾生無邊誓願度

「無量方便為彼說法，勸發渴仰，成就歡喜已，……有慚有愧，有慈悲心，饒益一切，乃至昆蟲；彼於嫉恚淨除其心。」(《中阿含·業相應品伽藍經第六》)

「不惑苦、集、滅、道，……棄捨刀杖，有慚有愧，有慈悲心，饒益一切乃至昆蟲，……彼於非梵行淨除其心。」(《中阿含·王相應品鞞婆陵耆經第六》)

「我今自饒益，亦饒益他，饒益多人，愍傷世間，為天、為人求義及饒益，求安隱快樂。」(《中阿含·王相應品鞞婆陵耆經第六》)

「信者能令入信，建立於信；立戒者以淨戒；慳者以施；惡智者以正智令入建立。」(《雜阿含》)

「如來長夜慈愍安慰一切眾生，亦常歎說安慰一切眾生。……世尊說法，我悉受持，令我長夜以義饒益，安隱樂住。」(《雜阿含》卷三十二)

「若優婆塞成就十六法者，是名優婆塞自安安他。……若優婆塞具足正信，建立他人；自持淨戒，亦以淨戒建立他人。」(《雜阿含》卷三十三)

「如是真實教法顯現，斷生死流，……當觀自利、利他、自他俱利，精勤修學。」(《雜阿含》卷十四)

「比丘成就十一法者，能自安樂，亦能安他。」(《雜阿含》卷四十七)

「如來出現世時必當為五事。云何為五？一者當轉法輪，二者當度父母，三者無信之人立於信地，四者未發菩薩意使發菩薩心，五者當授將來佛決。若如來出現世時，當為此五事。」(《增一阿含》卷廿七)

「諸佛世尊常所施行慈念一切有形之類，今已施行，汝等常樂閑居樹下，勤加精進，勿有懈怠。」(《增一阿含》卷三十)

「諸佛世尊成大慈悲，以大悲為力弘益眾生。」(《增一阿含》卷三十一)

「一人不度，吾終不捨。」(《增一阿含》卷三十三)

「我亦由善知識成無上正真、等正覺；以成道果，度脫眾生不可稱計，皆悉免生、老、病、死。」(《增一阿含》卷四十)

「以四等之心，覆護一切，無量無限不可稱計，身、口、意淨。」(《增一阿含》卷四十)

「爾時，如來名稱遠布，如來、至真、等正覺、明行成爲、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度人無量，出現世間。」(《增一阿含》卷四十六)

「今尊者所說亦復如是，無數方便而說法教。我等今日自歸如來法及比丘僧，唯願尊者聽爲優婆塞，盡形壽不復殺生！」(《增一阿含》卷四十六)

「彼釋迦文佛如來、至真、等正覺，愍念一切蜎飛蠹動，如母愛子，心無差別。……如來所說言教，必然不疑，愍念群生，所濟無量。」(《增一阿含》卷四十七)

「如來多所饒益，多所安樂，以慈愍心利益天人，不見過去、未來、現在多所饒益，多所安樂，如佛者也。」(《長阿含》卷五)

(二) 煩惱無盡誓願斷

「多聞聖弟子離邪見，斷邪見，行於正見而不顛倒，……自知、自覺、自作證成就遊；彼於邪見淨除其心。」(《中阿含·業相應品伽藍經第六》)

「尊師樂住遠離，中、下弟子亦學捨離，中、下弟子以此可稱。尊師若說可斷法，中、下弟子便斷彼法，中、下弟子以此可稱。」(《中阿含·穢品求法經第二》)

「未淨眾生令淨，已淨者重令淨。」(《雜阿含》卷三十)

「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是故，比丘！當如是學：斷除諸有，莫令增長！」(《雜阿含》卷三十八)

「若彼貪欲永盡，瞋恚永盡，愚癡永盡，一切煩惱永盡，是名阿羅漢果。」(《雜阿含》卷四十一)

「此五盛陰永以滅盡，更不復生，故名滅盡。」(《增壹阿含》卷廿六)

「盡有漏，成無漏心解脫、智慧解脫，於現法中以身作證而自遊化，度魔境界至無為處。」(《增一阿含》卷三十九)

「諸惡之法念當捨之。如是，比丘！當作是學！」(《增壹阿含》卷四十)

「有十念廣分別修行，盡斷欲愛、色愛、無色愛、憍慢、無明。」(《增壹阿含》卷四十二)

「於現法中得盡有漏，亦令後世諸漏之病皆悉除盡。」(《增壹阿含》卷四十二)

「當念捨離十惡之法，修行十善法。如是，比丘！當作是學！」(《增壹阿含》卷四十三)

「云何七知法？謂七勤：勤於戒行、勤減貪欲、勤破邪見……。」(《長阿含》卷九)

「淨修梵行，於現法中自身作證：生死已盡，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成阿羅漢。」(《長阿含》卷十七)

(三) 法門無量誓願學

「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中阿含·業相應品思經第五》)

「長老比丘廣學多聞，……如是諸法廣學多聞，翫習至千，意所惟觀，明見深達。」(《中阿含·舍梨子相應品成就戒經第二》)

「無事比丘行於無事，當學護諸根，……當學精進而不懈怠，……當學正念及正智也，……當學知時及善時也，……當學知坐及善坐也……。」(《中阿含·舍梨子相應品瞿尼師經第六》)

「彼因慚愧羞厭故，便住善相應捨，是妙息寂，謂捨一切有，離愛、無欲，滅盡無餘，諸賢！是謂比丘一切大學。」(《中阿含·舍梨子相應品象跡喻經第十》)

「當修行一法，當廣布一法；已修行一法，便有名譽，成大果報，諸善普至，得甘露味，至無爲處，便成神通，除諸亂想，逮沙門果，自致涅槃。云何爲一法？所謂念佛。……諸法之本，如來所說。唯願世尊爲諸比丘說此妙義，諸比丘從如來聞已，便當受持！」(《增壹阿含經》卷第二)

「常當念修行其法，在閑居之處，坐禪思惟，勿有懈怠。」(《增壹阿含經》卷三十)

「諸比丘！常當學正意，除去嫉妒；修行威儀，所說如法。」(《增壹阿含》卷二十六)

「比丘當知：我法甚爲廣大，無崖無底，斷諸狐疑，安隱處正法。若善男子、善女人，勤用心不令有缺，正使身體枯壞，終不捨精進之行，繫意不忘。……當如是學！」(《增壹阿含》卷四十二)

「汝等當勤修善行，以修善行，則壽命延長，顏色增益，安隱快樂，財寶豐饒，威力具足……比丘亦如是，當修善」(《長阿含·第二分轉輪聖王修行經第二》)

「一者內身身觀，精勤不懈，專念不忘，除世貪憂。外身身觀，精勤不懈，專念不忘，除世貪憂。內外身觀，精勤不懈，專念不忘，除世貪憂。」(《長阿含·第一分闍尼沙經第四》)

「漏盡比丘逆順觀察。如實覺知。如實見已。世間貪嫉·惡不善法不漏不起。修四念處。多修多行。五根·五力·七覺意·賢聖八道。多修多行。」(《長阿含經卷九第二分十上經第六》)

(四)佛道無上誓願成

「若有一人不喜鬥諍，稱譽止諍者，此法可樂、可愛、可喜，能令愛念，能令敬重，能令修習，能令攝持，能令得沙門，能令得一意，能令得涅槃。」(《中阿含·穢品黑比丘經第八》)

「遠離一切垢，逮得涅槃道，究竟於苦邊，是名備眾德。」(《雜阿含》卷三十五)

「當勤恭敬、繫心、畏慎，隨他德力諸修梵行上、中、下座，威儀滿足，……乃至無餘涅槃，當如是學！」(《雜阿含》卷四十七)

「涅槃者，是比丘善趣。汝今比丘！當求方便，得至涅槃。」(《增一阿含》卷二十六)

「尋欲得道果，不由生死淵；願欲至涅槃，懈怠而不勉。」(《增一阿含》卷二十七)

「當發誓願，無願不果。所以然者，……若長老比丘不發誓願者，終不成佛道。」(《增一阿含》卷三十八)

「當專其心，無放逸行，亦求方便，成賢聖八品之道；依賢聖道已，便能自度生死之海。」(《增一阿含》卷三十九)

「著此慈仁之鎧，降伏魔官屬，坐樹王下，成無上道。……知慈最第一，慈者最勝之法也！阿難當知：故名爲最勝，行慈心者，其德如是，不可稱計。當求方便，修行慈心。」(《增一阿含》卷四十一)

「若有眾生奉行十法，便生天上；又行十法，便生惡趣；又行十法，入涅槃界。……其十法得至涅槃者，善修奉行。」(《增一阿含》卷四十三)

以上所引經文，可知世人學道，大都有學道的因緣；苦，是學道的增上緣。小兒小女玩得快樂的時候，他不會想到父母；一旦被人欺侮，受到挫折，他就會哭著喊爸爸媽媽了。

學生、部屬、徒眾，當他順利、安樂的時候，他不會找長官、領導；一旦遇到困難不能解決，他就要找人訴苦了。

他的挫折、苦難，必定是有原因的；然而他不去找原因，只在果上計較，所以必須要人爲他點破，告訴他，之所以發生苦果，必定有一個業集的原因。所以，他有苦，才要人間來幫助，來度化，這就是因苦而入佛道。

當小兒小女受苦的時候，就必須有父母願意爲兒女解決困難；當學生有了困惑的時候，就必須有一位願意爲學生解惑的老師。所以，受苦的兒女、學生求助於大人；有力的大人必

須願意為學生解決困難痛苦。所以以苦集為開始的四聖諦，當然就需要救苦救難的大願者了，因此四聖諦和四弘誓願，自然而然就有了這一層密切的深厚關係。

輪迴流轉的苦難眾生，當然也想找尋一個安全的彼岸，只是苦於不知道度船在那裏。所以，能為人師的聖賢，他乘著大願船，具備有很多的救生設備，而快要沉沒的眾生，能帶他登上彼岸；正如迷途的眾生，找不到出路，見不到天日，如果有一位導師，能夠指引他學道，超越障礙，見到光天化日的涅槃，這就是出世的滅道，這就需要發「四弘誓願」的聖者給予因緣了。

中國的四大菩薩，他們就是四弘誓願的代表者；他們不但是四聖諦「苦集」的解決者，也是「滅道」的完成者。例如：

1. 觀音菩薩因為有大悲心遊諸世界，他看到世界上的眾生受著三毒（貪、瞋、癡）之苦，受七難（火難、水難、風難、刀難、鬼難、囚難、賊難）之迫害，所以他能尋聲救苦，滿足眾生的求願，所以也就實踐了「眾生無邊誓願度」的大願。

2. 地藏菩薩因為有大願力，所以發心到地獄裏度眾生。所謂地獄的痛苦，就是貪瞋癡慢，就是刀山劍樹；因為這些煩惱業集的痛苦，有了大願的地藏王菩薩來救助，所以地獄也就有了佛日的光輝了。

3. 文殊菩薩因為有大智慧，具足種種不可思議功德，讓人從邪歸正、從迷取覺、從苦得樂、從非而是，給予種種的方便，給予種種的所學，所以是「法門無量誓願學」。

4. 普賢菩薩因為有大行力，以鼓勵對人格的尊重，要讚美他人的美德，要有施捨眾生的歡喜，要有慚愧自謙的實力，所以他能導萬行而歸淨土，讓所有苦難的眾生都能得救，這就是所謂的「佛道無上誓願成」。

此外，古來多少高僧大德為「正法能久住，眾生得離苦」而發下弘願。譬如：富樓那甘願捨身，邊疆弘法；睽子菩薩發願，以淚化為大海，滋潤眾生；滄山靈佑禪師願作一隻老牯牛，為眾生作依怙；智舜和尚割肉，為救一雉等。種種的弘願，不惜身命，都是為了完成菩薩道；即使佛陀在因地修行時，也曾割肉餵鷹、捨身飼虎，如果沒有大願力，何能作此犧牲？

又如：須達拏太子滿人所求，不逆人意（布施）、小沙彌寧捨生命，不犯戒律（持戒）、白隱禪師寧受苦難，不作辯白（忍辱）、百丈禪師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精進）；更有禪宗的諸大禪師不自墮落，起定說法（禪定），以及玄奘、太虛大師的慧解度眾（般若）等，都留下千古模範。正如國際佛光會三昧修行法所唱誦的：「我今發心，不為自求，人天福報，聲聞緣覺，乃至權乘，諸位菩薩，唯依最上乘，發菩提心，願與法界眾生，一時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可以說，這都是因為了解四聖諦，而能把四弘誓願發展到了極致的明證。

總之，悲智願行圓滿，就是佛陀；集合四大菩薩的功德成就，就是到達一個正覺圓滿的理想世界了。

結語

佛陀說法，所謂「觀機逗教」、「應病與藥」；有契理的佛法，也有契機的佛法。尤其，「四依止」更爲我們訂下了宗旨，就是「依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義不依不了義。」只要能本諸四聖諦、三法印、十二因緣，而到四弘誓願，儘管有種種的應機說法，但都有程序性、時間性；因爲懂得時間，程序，才能有適應性而融通的佛法。

因此，佛陀的教法，常常同樣的一個道理，有時在這裏如是說，換了一個地方或不同根機的對象，便有不同的說法。因爲佛陀善於「應機說法」，有時候說「有」，有時候說「空」；有時候論「性」，有時候談「相」；有時候講「體」，有時候議「用」，所以學佛不要執著文字表相，要懂得「自依止，法依止，莫異依止。」以佛法發心立願、精進不懈、積聚福德因緣，從了知苦集滅道而到實踐四弘誓願，如此成就佛道，則不爲難矣！

現在的佛教界，異說紛紜，當然由於聰明才智、慧解的不同，所以對佛法的認知就有深淺、利鈍的分別了。就如有兩個沙彌分居在東西二個寺院。東寺的沙彌與西寺的沙彌經常奉師父的指示，到市場買菜，東寺的沙彌比較愚笨，西寺的沙彌比較聰慧。

有一次外出買菜，在十字路口相遇的時候，東寺的沙彌就問西寺的沙彌道：「今天要到那裏去？」

西寺的沙彌回答道：「我的腿走到那裏，就到那裏去！」

東寺的沙彌一聽此話，不知如何回答。回寺告訴師父，師父怪他愚笨，怎麼不會反問他：「如果你的腿不走，請問你要到那裏去？」

東寺的沙彌聽後，又有一天，同樣在十字路口相遇，東寺的沙彌再問西寺的沙彌：「你今天到那裏去？」

西寺的沙彌說：「風吹到那裏，我就到那裏！」

因爲回答的內容變了，東寺的沙彌又是一時語塞，不知如何回答。回去後師父又再怪他：「爲什麼你不問他：如果沒有風，你又要到那裏去呢？」

東寺的沙彌只有再等機會。果然有一天又在十字路口相遇，東寺的沙彌便胸有成竹的問西寺的沙彌：「你今天要到那裏去？」

西寺的沙彌到了這時候才直截了當的說：「我要到市場買菜去！」

「到市場買菜去！」就這麼平常簡單的事，卻要經過那麼多的過程才能懂得，何況對於「從四聖諦到四弘誓願」之大小乘佛教融和的開展，如果沒有通達的聰慧、悟性來把它們連貫起來，自然也就不容易圓滿理解了！